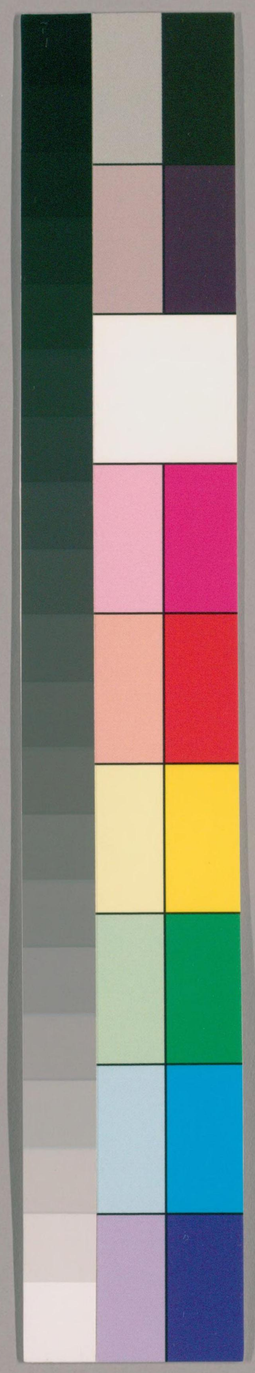
222.01
H588z2
W
第 53 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222.01
H588z2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提督軍[illegible]

宋紀一百六十八 起旃蒙協洽正月盡柔兆涒灘十二月凡二年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端平二年 蒙古太宗七年 春正月乙未朔帝不視朝 丙申詔中書後省將端平改元以來中外言事書疏科別其申明條目速與繳入以便省覽繼自今計月類進送之中書俾大臣參閱酌行如紹興故事 詔三衙沿江京湖四川兩淮制帥并諸處軍帥非臨陳對敵至于軍令不

45.5.-2
82613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得遽行誅戮如罪犯顯著須按實取旨　庚子詔榮王
府皇后宅置教授各一員皇后宅可依紹興舊典四姓
小侯立五經師之遺意　丁未詔京湖四川兩淮制臣
帥臣所安練兵恤民峙糧繕器經理營屯控扼險阻使
警飭之嚴常如敵至諸軍將士叱己第賞所在速與放
行或一時有失條具並以名姓來上其中原歸附人忠
節可尚當眠功推賞隨材錄用毋使失職　辛亥詔曰
國家進士之科得人爲盛比年場屋循習寬縱易卷假
手傳義之獎色色有之深恐眞才實能無以自見可令
監試官嚴行覺察犯者依貢舉條制取中人就尚書省
覆試以副親策之選　甲寅禮部尚書兼侍講李燾奏
胡瑗孫復邵雍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
程頤十人卓然爲學者所宗宜在從祀之列又請將子
思併與陞祀列在十哲之間從之　丙辰以帶御器械
兼權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孟珙貴州駐劄珙入對
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問
和議珙曰臣介胄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珙
至黃增埠濬隍蒐討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
三萬閒以居之厚加賑貸又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爲齊
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　丁巳詔經筵所進讀通鑑綱

目　辛酉以寧淮軍統制程茁爲蒙古通好使浙西路兵馬鈐轄王全副之各賫金帶服繫尋以杜顯爲添差通好副使時江西安撫使史嵩之力主和議起居舍人袁甫言臣與嵩之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毋戒其輕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易於主和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　詔知衢州蔡節削二秩以本郡會價抵減故也　二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丁卯詔諸道提點刑獄以五月按部理囚徒　蒙古城和林伦萬安宮和林回鶻故城蒙古以爲會同之所使安撫使劉敏城之并命營建萬安宮設宮闈司立驛傳以便貢輸城成周圍五里許　蒙古以宋子貞爲東平行臺右司郎中子貞長子人也先柱巖實幕府爲詳議官時蒙古略定中原諸事草創實建行臺統五十餘城州縣之官或擢自將校或起由民伍率昧於從政甚者專以掊克聚斂爲能官吏相與爲貪私以病民子貞仿前代觀察采訪之制命官分三道糾察官吏立爲程式與爲期會黜貪惰奬廉勤官府始有紀綱民得蘇息東平將校占民爲部曲戶謂之鄉寨擅其賦稅幾四百所子貞請罷歸州縣實初難之子貞力言乃聽人以爲便

三月乙巳以會從龍兼同知樞密院事賞德秀參知政事守吏部尚書兼給事中侍讀陳卓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辛亥以權兵部尚書余鑄監察御史丁伯桂同提領會子所官公共撙置商權收換事宜

乙卯詔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李會子散在民間爲數浩汗會價日損物價日昂若非撙置收減無由增長詔令封樁庫支撥度牒五萬道四色官資付身三千道紫衣師號二千道封贈敕告一千道副尉減年公據一千道發下諸路監司州郡廣收兩界會子　前權發遣肇慶府陳雷奮入對言廣東民兵首領事帝曰廣東民兵之制如何雷奮曰止爲保衛鄉井無調發之擾無出戍之勞且臣所奏民兵不止爲廣東設伏見親政以來百度振飭未見成效大驗者何也良由竭東南之力養百萬之兵財力既竭內治不易兵力既殫外攘亦難願陛下於民兵加之意非惟可以摧姦雄之膽絕盜賊之萌當不費億萬而盡得天下精勇之用帝曰廣西曾行之否雷奮曰廣西前後帥臣未能行此然二廣賴民兵之用爲多如向者廣東峒寇陳三槍之叛招捕陳韓正藉民兵叶力收獲如近者廣州戍卒

之叛既自兵變自難以本州之兵制之崔與之實率首領民兵登城捍禦叛卒遂遁此皆已試之效陛下若由二廣推而行之澤被生靈者廣矣帝首肯再三　丁卯臨安火　庚辰宰執言節用自貴近始積財在於節用律下當以身先請將俸給自五月始減半幣支痛自撙節以示表勵從之乙酉刑部尚書李壇請捐俸給之半繼是卿監亦上捐俸之奏詔不許　丁亥太白晝見戊子大閱　五月癸巳朔監察御史李宗勉言廟堂叟化之始將兩界會子亟易勞費特甚行之日久折閱如故不若節用而省遣官吏充爲內外營繕支費浮泛務從節約其監司帥守既無苞苴饋運之費儘可撙節以爲稱提之助從之　丙申以軍民交鬨罷和州防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趙勝以韓昱爲帶御器械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鑑帶御器械權主管步軍兼馬軍司職事進知平江府張嗣古知嘉興府趙與懃官各一秩以和糴有勞也　甲辰參知政事眞德秀論文忠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爲史彌遠所忌屢擯不用而聲聞愈彰仕宦所至有惠政不愧其言　庚戌以喬行簡兼參知政事　六月癸亥詔殿前司招制剌一萬人補諸軍效用闕額統制常思訓

以軍闕削二秩勒停從淮西制司自效將佐責降有差
復令揀汰軍士年老無依尚堪披帶者且與存留　戊
寅以鄭清之爲左丞相喬行簡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己卯以葛洪爲資政殿大學士仍提舉洞霄宮　庚辰
祈雨錄行在繫囚　時會要書成召李心傳赴闕爲工
部侍郎上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盜其殺戮之多
賦斂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也陛下宜
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以爲消災運迎善祥之
計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德既無能改於其舊
而始有甚焉廉平之吏所在罕見而貪利無恥敢於爲
惡之人挾敵興兵四面而起以求逞其所欲如此而望
五福來備百穀用成是緣木而求魚也臣考致旱之由
曰和羅增多而民怨流轍無所歸而民怨檢稅不盡而
民怨籍貲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
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極也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
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於此災祲饑饉史不
絕書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齋
居送略無罷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
木營矣潛邸女冠聲焰滋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宇
聞卻絕則苞苴行矣鏤切之言類多厭棄則讒夫昌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猶足以致旱望亟降罪己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羣臣之中有獻聚斂剽竊之論以求進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聖德則旱雖烈猶可弭不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爲策矣帝然之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　壬午以曾從龍知樞密院事鄭性之同知院事陳卓簽書院事　賜禮部進士吳叔告以下四百五十四人及第出身　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帝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人材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材自足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餘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向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眞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盻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

擢補外者早與召還使天下知陛下非疎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獨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比年以來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電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凜凜在于一人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君德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几有緣髮賃緣者孰不乘閙伺隙以求其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　蒙古主命皇子庫端（舊伦闊端今改）庫春（舊伦曲出今改）等侵蜀漢及江淮又命皇子庫裕克（舊伦貴出今改）姪莽賚扣（舊伦蒙哥今改）伐西域唐古婁庫齊（舊伦魯火出今改）伐高麗蒙古人每甲一人西征一人南征中州戶每戶一人南征一人征高麗初議者欲遣回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以爲得制御之術耶律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乏兼

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從之　秋七月戊戌太白經天　崇政殿說書袁甫言竝命二相當盡心副委任之意今中外多事而左相辭遜右相畏避各事形迹緩急若何宜宣諭二相力行公事帝曰卿議論極當

甲辰祕書郎兼莊文太子府教授應繇請建儲帝曰此事祖宗自有典故繇曰仁宗晚年因大臣有請方能爲此高宗春秋鼎盛未誕皇嗣乃能以天下爲公選宗室子育之禁中眞度越千古帝然之　庚申禮部尚書魏了翁上十事不報　袁甫進言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有慕漢宣厲精爲治之名而乃墮漢元帝唐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剛德之眞所謂眞剛者當爲之事必行不當爲者則斷在勿行也　蒙古將昆布哈舊伦口溫不花今改侵唐州全子才等棄師走趙范帥兵敗蒙古於上牀而還　閏月壬戌朔祕書省正字王邁言竝命二相宜鈞責任帝曰朕當戒諭二相使之同心協力共濟國事邁曰若不戒飭恐成朋黨之風帝曰朕任清之甚專但以天下多事非一相所可理故以行簡輔之行簡之用斷自朕心　己巳魏了翁進讀大學因言誠字雖係藩邸舊名考之故事未嘗偏諱盍此字紀綱斯世

若科舉文字皆避場屋未免疑惑乞聖語許免迴避以廣陛下之謙詔不必避　丁丑兵部郎官邱岳言軍士貧悴帝曰軍人所請不多適值物貴不足贍給軍心不安實原於此岳請放行戰功及去夏河南諸路恩賞帝曰已曾理會岳曰外間實未施行　戊寅喬行簡請百司庶府俟宰相每日依時出堂之後方許退歸庶事務皆得及時剖決而無滯積之患詔百司庶府並合遵行可楊朝堂　壬午臣僚請宣諭沿江兩淮荆襄帥各釋私憾協志同謀調度通用急難相濟或玩視詔書復相疑貳者遏之選大臣有實望者俾居督府或畀宣撫之任置之荆淮之閒統帥列閫專其節制而總事權不權平居暇日調一其心臨事之際亦可如聲指之相使從之　詔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屬縣兩浙州軍決繫囚杖以下釋之仍謁贓賞錢　丁亥以全子才及軍器監簿劉子澄相繼夜遁遺棄輜重並奪二秩子才衡州居住子澄瑞州居住　八月詔浙西臨安平江嘉興鎮江府常州安吉守臣將未修復圍田許官民戶承佃經理　乙未太府寺簿王極言邇來星變屢形於天軍變屢伦於下秋成枉望積陰多霖願陛下積誠以動天權度邊防不致鹵莽帝然之　軍器局監正杜範言陛下親覽

大政二年於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或者有漸不如舊之憂其弊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以天位之重而私意未能淨盡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體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詞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條教之頒徒爲虛文近者召用名儒好議論者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即有厭棄儒學之心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也　甲寅惠陽建陽京口諸軍伦亂討平之　乙卯以趙汝愚配享寧宗廟庭仍圖像於昭勳崇德之閣　主管官告院錢相言外而諸帥內而二相不相協和事會孔殷民情叵測至於佩劍相笑矛盾相攻帝曰諸帥已戒諭相曰諸帥責任雖分統制則一若彼此不知緩急豈宜相應也　丁巳知建昌軍徐梌朝辭論江淮海道利害帝曰淮兵不爲不多梌曰義勇忠義雖多正兵甚少帝曰義勇亦可梌曰皆沿淮戀土之民未必人人可用秋高馬肥當明閒諜嚴邊備　九月丙子李宗勉請詔大臣檢炤鄭寅等所陳

節略項目詳加審訂始自宮掖次而朝廷又次而郡國皆以節省爲務毋牽私情毋惑浮議日計之雖不足歲計之則有餘仍出內帑所儲收兩界溫敷會子行之數載自有成功從之　己丑詔端平親政以來務革前弊禁約求舉馳書事目之類近聞循習如舊害政尤甚自今內而百司外而臺郡月具無請托事申御史臺仍令常切覺察　冬十月蒙古塔斯（舊伦塔思今改）破棗陽庫春（舊伦拔都今改）襄鄧塔斯引兵攻郢郢瀕漢水城堅多戰艦塔斯命造木筏遣汶上達嚕噶齊（舊伦達魯花赤今改）劉巴圖魯（舊伦拔都爾今改）將死士五百乘筏進攻江陵統制李復明力拒之塔斯引騎兵沿岸迎射復明戰歿士卒多溺死城堅守不能下塔斯乃擄掠而還（放異宋史本紀端平二年不載蒙古兵攻郢據元史太宗紀七年十月庫春圍棗陽拔之遂徇襄鄧入郢擄人民牛馬數萬而還塔斯傳亦繫其事於乙未冬即端平二年也宋史於端平三年二月詔以大元兵攻江陵統制李復明奮勇戰歿其贈三秩仍官其二子死傷士卒趣具姓名來上蓋用兵拒二年之冬贈恤拒三年之春宋史文有闕略耳今從元史紀傳書之）　金既入郡縣以次降於蒙古鞏昌總帥汪世顯猶設城守既迺與衆議降會蒙古庫端入蜀次鞏昌城下世顯率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道左庫端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拒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又問曰金亾已久汝來降果誰爲耶對曰大軍

迭至莫知適從惟殿下仁武不殺竊意必能保合城軍
民是以降也庫端大悅戒其下秋毫無犯俾世顯仍舊
職帥所部從征世顯遂絕嘉陵進趣大安庫端資其糧
械　十一月乙丑詔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曾從龍
爲樞密院使督視江淮軍馬禮部魏了翁爲端明殿學
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以同知樞密院事
鄭性之兼權參知政事　戊辰詔給兩督視府隨軍支
用之費金各一千兩銀各五萬兩度牒各一千道會子
各五百萬緡　壬申都官郎官葛逢言趙范趙葵陳韡
素不同心帝曰置兩督視須可使諸將協和逢又言人
才難得過有小大當多事時亦當斟酌而用之帝曰有
過者不可例棄　甲戌臣寮言敵侵蜀境制臣趙彥吶
連年調度師老財殫兵分力薄若上流不固則吳楚有
衝決之勢願以保蜀爲念倘有申請悉爲報從或遣襄
陽援兵早爲起發諸司應於錢物無分彼此悉力傾助
以扶其危從之　戊子安南國貢方物　蒙古中書省
請契堪大明歷從之　十二月壬寅魏了翁陛辭賜優
詔書如張浚故事了翁莊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
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
且言了翁知兵體國乃命出視師會會從龍奉兼命督

視江淮了翁開幕府於江州以吳潛爲參謀官趙善瀚
馬光祖爲參議官　甲辰以余嶸同簽書樞密院事
辛亥雷　蒙古庫端入沔州知州事高稼死之稼在沔
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歸之及數與蒙古力戰
奇功甚多至是庫端自鳳州入西川東路之師多敗績
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於制置
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
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如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
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是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
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
爲阻稼升高鼓噪盛旗鼓爲疑兵彥呐至留口帳前總
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
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蒙古兵大至璘遁沔州
遂破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呐聞稼
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爲
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夜半截戰遂解其圍既而
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揮甫畢蒙古
衆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蒙古乃退友聞遂引兵
入扼仙人關友聞彬十二世孫也　杜範吳昌裔徐清
叟竝擢監察御史時論翕然稱之範疏言曩者權臣柄

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
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
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姦邪廟堂之上牽制尚多言及
貴近或忝面迴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
調停而牽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須除目沙
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日以鑠朝廷紀綱
日以壞帝深然之昌裔疏言今之朝綱果無所撓乎言
及親故則爲之留中言及私呢則爲之訖了事有窒礙
則節帖付出情有嫌疑則調停寢行屈風憲之精采徇
人情之去留士氣銷衰下情壅滯非所以糾正官衰助
國脈也　是歲蒙古詔籍民自燕京順天等三十六路
戶八十七萬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萬四千
九百七十五

端平三年蒙古太宗八年　春正月己未朔詔以星行失度雷發非時免天基節上壽宴　吳昌裔疏言曰今大昕坐朝問有時不視事之文私第謁假或有時不入堂之報上有耽樂慆逸之漸下無協恭和衷之風內則嬖御懷私爲君心之蠹外則子弟寡謹爲明政之累游言嘖沓寵賂章聞欲簫勻太和得乎　蒙古萬安宮落成諸王各治具來宴會蒙古主手觴賜耶律楚材曰朕之所以推

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高麗使者來朝蒙古主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有殆神人也蒙古主曰朕亦度必無此人　蒙古有于元者奏行交鈔耶律楚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唯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之當爲鑒戒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　壬申蒙古兵連攻洪山張順翁大成等禦之二月己丑大理評事趙崇微請謹天變丁未然帝曰不可不存敬畏之心又言今日不可玩者在邊兵帝曰北軍多可慮方面所以安之　甲午詔以統制李復明戰殁江陵贈三代仍官其二子　前知安豐軍王贇言今日備邊之計宜於新復州軍要害留息以備光黃壽春以衛安豐留泗以備招信留漣水以衛山陽帝曰正欲如此贇又論沿邊事宜以節制多門爲慮帝曰開督府正欲統一事權　壬寅詔侍從臺諫給舍條具邊防事甲辰起居郎吳泳疏論淮蜀荆襄相捍禦十事不報　己酉詔魏了翁依舊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時廷臣多忌了翁故謀假出督以外之雖恩禮赫奕而督府陳奏動相牽制甫二旬復以建督爲非遂召還前後皆非帝

意於是了翁固辭求去（攷異）了翁召還理宗紀（倫甲辰今從宋史全文）以陳
華爲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史嵩之爲淮西制置使
兼知廬州　甲寅以祈雨詔中外繫囚　蒙古主命應
州郭勝鈞州富珠哩玖珠（舊倫字未魯九住今改）鄧州翟祥從皇
子庫春充先鋒南伐　三月戊午朔詔前知光化軍扈
斌特與貸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廣東摧鋒軍拘管以
其棄城也　辛酉廣東英德大水賑之　癸未太學博
士斗祥進言邊事方急莫有任其責者帝問如何斗祥
曰此士大夫畏事之過願陛下奮發剛斷大明黜陟庶
幾人樂爲用天下無全才惟陛下兼收並用隨才而器
使帝曰然用其所長當護其短　京湖制置使翟范在
襄陽以北軍主將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琳等爲腹
心朝夕酣狎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
失於撫御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降於蒙古時城中
官民尚有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
軍器二十四萬金銀鹽鈔不與焉皆爲蒙古所有南軍
大將李虎因亂劫掠襄陽一空自岳飛收復以來百三
十年生聚繁庶城池高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范削三
官落職仍舊職任　左司諫李宗勉上言均房安蘄光
化等州兵禍甚烈然江面可以無憂者獨有襄陽今又

告變矣襄陽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足恃
晉之所慮猶在秋冬今之所慮祇在旦夕江陵或不守
則事迫勢蹙必有危亾之憂悔將何及　是月蒙古復
修孔子廟及司天臺　夏四月己亥試將伦監兼知臨
安府事顏頤仲論用人當久任帝曰用得其人不必數
易又言人主一心攻之者衆帝曰常持敬心則不爲外
物所移　己酉以魏了翁爲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了翁
復力辭詔提舉洞霄宮侍御李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
幾四十年國家人才焯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
還處以台輔不報　帝追悔開邊釁命學士吳泳草詔

罪己監察御史王萬謂泳曰用兵固失計之甚恐亦不
可示弱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泳
然之癸丑詔曰朕猥以眇躬獲承丕緒屬讎金之寖滅
而蒙古之與鄰不利西南蓋嘗躪階成而擾興沔其在
辛卯遽乃穿金房以瞰襄樊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
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固將布失於國中
以志吾過但使留屯於塞下自守我疆忽西陲之弗寧
駭北騎之深入重以均房之叛將發此京湖之禍機肆
荼毒於列城至蔓延於他路兵民之死戰鬬戶口之困
流離室廬靡存骼胔相望致援師之暴露及科役之繁

苛爲之騷然有足憫者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
無以格乎天之心下無以定乎民之志遂令有衆多告
非辜朕方施令發政以爲緩輯之圖補牢蒐乘以嚴守
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痛之在身咨爾羣僚體予
至意　蒙古復破隨郢二州及荆門軍殿中侍御史李
宗勉率全臺言曰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絶莫知
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淪失九郡今郢破
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兩淮之地人民奔逆井
邑邱墟陛下誠能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濊自貶損
出內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
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土流淮東淮西爲二帥而以江
淮大帥總之或因今屯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
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強壯者以
充游兵以補軍籍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爲捍禦之圖猶
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衆擾我上流江
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強盛宜於講和欲出金繒以奉
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也　初蒙古惟事進取所降
之戶因以予將士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充龑至是
詔括戶口以大臣呼圖克（舊作忽都虎今改）領之始隸州縣時
羣臣皆欲以丁爲戶邱葬楚材以爲不可衆皆曰我朝

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亾國之政耶律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蒙古主從之及忽圖克以所括中州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以眞定民戶奉太后湯沐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楚材曰裂土分民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自詔命除恆賦外不令私自徵斂差可久矣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一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以爲永額朝議皆以爲太輕楚材曰伦法於涼其弊猶貪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　蒙古近臣議收民牝馬耶律楚材曰中原皆田蠶之地今若行之後必爲民害從之時工匠製造糜費官物十私八九楚材請皆考覈之遂爲定制　五月甲申以趙葵爲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葵墾田治兵邊備以飭　六月癸巳直煥章閣知慶元府沿海制置趙與籌朝辭論沿海便宜及三邊事體帝曰慶元控制海道如招軍造船團結訓練等事宜留意施行　丁酉錄行在繫囚　己亥洪咨夔上遺表詔

吝夔鰓亮忠慤有助親政可特與執政恩數　壬寅權發遣泰州蔡節朝辭言皇嗣未立帝曰祖宗自有典故見今討論　甲辰右正言李韶言江西憲司奏吉州太和縣豪民陳聞詩脅取鄉民田產殞死者數人有司勤究具得其實事上於朝尼而未行官弱民強漸不可長請將聞詩同進士出身駁放仍照條坐罪從之　戊申直寶謨閣知婺州陳庸熙言當舉皇祐典禮以太祖太宗寧考並配于明堂詔令禮部太常寺討論以聞　蒙古耶律楚材請立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召儒士梁陟充長官以王萬慶副之　秋七月丁卯以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鄭性之爲參知政事權刑部尚書兼給事中李鳴復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甲申雨血　八月癸巳以久雨詔出常平倉米千石賑粟以平市價　戊申監察御史王極言二浙諸郡雨水爲沴禾稼害於垂成請下有司預椿錢米賑贍災傷併下倉漕兩司議蠲稅賦仍錄貧乏速議賑濟之　蒙古破襄陽軍德安府初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與之偕謁蒙古主至是南伐詔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徒樞招至稍眾及破襄陽特穆爾岱欲坑士人樞力與

辨得脫死者數十既破德安得儒者趙復復以儒學見
重於世及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樞譬說百端曰徒死
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復強從之至燕名益著學徒
百人由是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得覩程頤朱熹之書
九月己巳朝饗景靈宮庚子朝饗太廟雷幸未有事
於明堂大赦大雨震電癸酉避正殿減膳徹樂求直言
乙亥左丞相鄭清之右丞相喬行簡並罷爲觀文殿
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以崔與之爲右丞相兼樞密
使　判漳州王邁應詔上封事曰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
麵蘗致疾妖冶伐性初秋逾旬曠不視事道路憂疑此
天與寧考所以怒也隱刺覆絕飲燔尊寵綱淪法斁上
行下效京率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
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枉廷莫
知所付遙相崔與之臣恐與之不至政柄他有所屬此
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分也監察御史唐璘言天
變而至於怒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下有不可勝
諱之慮陛下謂此何時縱欲敗德文過飾非疏遠正人
狎暱戚宦濁亂朝政自取滅亡宰相用時文之才爲經
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
厥子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姻婭敢預耶

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爲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
盍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楊綰雖
修途暮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
識大體朝望稍孚而降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贊
宗子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無使天變寖極人心愈離
也帝爲改容又請號召土豪經理荆襄亟擇帥臣安集
淮西帝嘉納　壬午御前諸軍統制曹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諜
于大安軍陽平關敗績死之初友聞謂弟萬曰國家
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控制大安以
保罝口友聞馳書彥吶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
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
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正敵騎
所長而吾步兵所短況衆寡不敵豈可以平地控禦彥
吶不從友聞計以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
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
自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
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

巴圖魯舊作伦八都魯今改及塔爾海舊作伦達海今改帥步騎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濘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計遂擁兵齊進西軍素以綿裹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鬬黎明蒙古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事聞賜友聞謚毅節　金既亡唯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耶律楚材言往年吾民逃罪或葬於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皇子庫端招諭諸州皆降惟會州都總管郭斌猶爲金守蒙古兵攻之斌聚城中金銀銅鐵雜鑄爲礮以擊攻者殺牛馬以食戰士蒙古兵不能猝拔冬十月食盡斌命積薪於州廨呼集家人及將校妻女自焚之率將士於火前持滿以待城破兵填委以入戰久士率有弓絕矢盡者挺身入火中斌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矢無不中者矢盡自焚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授人曰將軍盡忠忍使絕嗣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訖復投火死蒙

古將安篤爾（舊作按竺邇今改）聞之命保其孤（攷異元史安篤爾傳以破會州爲甲午年事今參攷元史本紀耶律楚材傳及金史忠義郭蝦蟆傳定作丙申）壬寅蒙古破固始縣淮西將呂文信杜林率潰卒數萬叛六安霍邱皆爲羣盜所據　丙午蒙古庫端兵破宕昌殘階州攻文州知州劉銳（攷異元史安篤爾傳作劉祿今從宋史）通判趙汝鄉乘城固守晝夜搏戰安篤爾率礮手爲先鋒攻之久不下諜知城中無井乃奪其汲道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卒無叛志安篤爾率勇士梯城先登銳度不免集家人授之藥皆死幼子同哥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慟城破銳及二子自刎死汝鄉被執臠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行大理寺丞趙綝言近者暴雨疾雷上下震懼罔知所自宜有以答上天之變帝曰朕未嘗不恐懼修省綝對曰願此心罔閒庶可回歉歲爲豐年　安南國陳日照遣人入貢制授安南國王仍賜效忠順化功臣　蒙古安篤爾招徠吐蕃諸部族賜以銀符略定龍州遂與庫端合兵進破成都會聞皇子庫春薨庫端旋棄成都而去　十一月丙辰臣寮言敵踐揚襄士馬潰失諸郡月運錢糧請下湖廣總所具實來上按月督趣通前頓積以備收復招募之用從之　庚申度支郎官兼權左司郎官趙必願言近臣除授意向不明況當

天下事變方殷之日虛鼎席以召老成意者其未必來帝曰崔與之既不至朕委政事于二參必願曰二參固同心輔政然天朝豈容不早命相帝曰然　壬戌倉部郎官蔡節進對帝曰崔與之有疏辭免未知曷日能來節曰與之年高地遠病多臣料其來未可必帝曰相位固不可久虛然亦欲委任得人節曰天下之勢危若累卵不可一日無相帝是之　乙丑以喬行簡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　戊辰詔戒飭百官　唐璘疏劾鄭清之妄庸誤國乞褫職罷祠其子士昌招權納賄拔庸將爲統帥起贓吏爲守臣請削籍廢棄鄭性之懦而多私黨庇姦庸臣受其改官舉狀嘗蒙薦引陛下國事至此不敢顧私璘論事切劘上躬盡言無隱帝嚴憚之殿中侍御史杜範亦劾清之橫啓邊釁幾危宗社及其子招納權賄貪冒無厭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併言簽書樞密院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邸舊人鳴復未見大罪未即行鳴復抗疏自辨範又極言其寡廉鮮恥合臺劾之不報範遂去位　壬申詔譴被水州郡新舊苗稅監繫贓賞等錢及民閒逋欠轉息過本者　蒙古昆布哈入淮西

斬舒光三州守臣皆遁昆布哈合三州人馬糧械趣黃州游騎自信陽趣合肥詔史嵩之援光廸葵援合肥陳韓過和州爲淮西聲援　蒙古特穆爾岱攻江陵史嵩之遣孟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江而自以全師繼其後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又遣廸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奪所俘二萬口而歸　蒙古將察罕攻眞州知州邱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胥浦橋以強弩射殺其致師者一人蒙古兵少卻岳曰敵衆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爲三伏設礮石待之西城兵至伏起礮發殺其驍將蒙古衆大擾岳遣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始引去　十二月辛卯軍器監兼權樞密副都承旨王埜請聯絡江淮賑邨邊民討捕盜賊帝曰江淮之勢如何埜言不過重一閫之權以統之帝曰流民可念埜曰流民紛紛蟻聚弱者困斃強者剽掠帝爲之蹙額因曰江西之寇尚未平埜曰寇始于衡之酃縣侵犯吉州今南安峒寇又發向有淮兵可調今無以應遂集鄉丁合禁軍共爲勦除并以一官兼統兩路討捕之事則權不一帝曰如三節制之類埜曰事正如此願陛下思之帝曰然　詔沿江州郡如遇汀北流

民入界多方揩置存著無令暴露仍于所管官錢米內
支撥抹濟其間有強壯願爲軍者選赴軍籍收管給請
庶不致失所以稱朕勞來安集之意　壬寅左諫議大
夫兼侍讀李宗勉言沿江諸郡所在單弱安有餘力爲
勞來安集之舉若不別佗揩畫深恐詔旨徒爲美觀如
安豐濠梁歷陽管下開順六合合山等處居民渡江畧
在江北強壯結寨拒守恃其聲勢因而佗過不早收拾
展轉滋蔓猝難殄滅恐爲敵人所得宜詳酌科降錢糧
告牒令沿江淮西制置司亟佗揩置凡流民過江北者
令陳韡存卹強壯之畧淮北者令史嵩之遣官招募不
願者發還本處籍爲民兵從之　甲辰詔以來年爲嘉
熙元年　詔揩置會子務在必行尚慮監司守令縱吏
爲姦奉行不力令兩監察御史覺察彈奏　國子監主
簿豐城徐鹿卿入對陳六事曰洗凡陋以起事功昭勸
懲以收主柄清班著以儲實才重藩輔以蔽都邑用閩
越舟師以防海合東南全力以守江　是歲蒙古中書
省課績以濟南爲第一先是河南民北徙至濟南都元
帥知府事張榮下令民間分屋與地居之俾得樹畜且
課其殿最曠野闢爲樂土榮歷城人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六十九 起彊圉作噩正月盡屠維大淵獻十二月凡三年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嘉熙元年 蒙古太宗九年 春正月甲寅初置財用司詔京西湖北制置使副給犒沿邊戰士有差　丁巳雷戊午喬行簡請免天基節宴以答天戒從之　丙寅詔以淮襄避地流民饑寒可念沿江諸郡委官賑濟　蒙古安篤爾言於宗王曰隴西州縣方平人心猶貳漢中當隴蜀之

衝安得良將鎮之宗王曰安反側制盜賊此上策也然無以易汝遂分蒙古千戶五人隸之以往安篤爾遣將南戍沔州之石門西戍階州之兩水謹斥候嚴巡邏守禦遂固　二月癸未朔以鄭性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禮部尚書鄒應龍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左諫議大夫李宗勉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甲申李鳴復罷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　乙酉提舉洞霄宮葛洪薨　癸巳詔故參知政事宣繒贈太師謚忠靖子璧服闋日與職事官以嘗預定策也又詔繒寶慶初元所進朕卽位事始悉本先帝遺訓可宣付史館（致異）宣繒爲史事始蓋曲爲彌遠諱也宋史全文云濟國公竑失德寢彰寧宗意不懌使相王薨定十七年正月宰執奏事寧宗憂形於色歷言竑溺女嬖狎羣小做誕淫褻數事且曰皇姪端重英悟可承宗祧欲竑立爲皇子續正元良之位宰執奏曰聖意堅定如此宗社之福然事大體重容少遲精審行之八月壬辰召右丞相史彌遠參知政事宣繒簽書樞密院事薛極入禁中寧宗顧使前曰病已不可爲朕前與卿議立皇姪宜亟行之蓋彌遠以私意擅行廢立又使共黨飾爲此說以欺人當日宣付史館卽此誣飾之詞也今不取

教授王辰言蜀中舊例乾道初虞允文以同知樞密爲四川宣撫時汪應辰歸班開禧間安丙在沔州楊輔爲成都制置旋卽召還今李嘏宣撫在內楊恢制置在外號令未免牽制帝曰適與輔臣言令楊恢參贊安撫矣

辰曰聖算及此全蜀之幸　己亥屯田郎官王萬進對
帝曰卿是淮人熟知邊事對曰臣非知兵陸贄有言兵
法無他人情而已但以人情區處卽是兵法帝問其說
萬曰一和字沮衆誤國帝曰和亦不可廢萬曰若專立
爲題則不可要當並爲戰守規模　癸卯詔國子監刊
進通鑑綱目　初蒙古諸府官府自爲符印僭越無度
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始重時諸王貴戚
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需索百端楚材復請給
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　三月壬子朔詔曰朕夏化勵
精視民如子然內治之尚闕致外患之未平京襄既被

于創殘淮蜀重遭於侵擾道路流離之衆慘不聊生室
廬焚燬之餘茫無所托骨肉罹於荼毒丁壯困於轉輸
嗟汝何辜由吾不德幸天人猶助於信順將帥悉力以
掃防雖烽燧之甫停柰瘡痍之未復肆頒渙號用慰羣
情發粟以賑貧蠲租而已責血戰之士當議優恩死事
之家宜加褒典或乘時而嘯聚或失律而逋逃咸與惟
新同歸於治　丙辰詔別之傑募二萬人屯公安峽州
許晟大募三千人屯岳州其廩給等費所合科撥條具
以聞　己未戶部侍郎兼權兵部尚書知臨安府趙與
懽言端平以來陛下明詔侍從臺諫各舉文武大小之

臣應詔者不謂不多其間豈無魁特奇傑之人望申命大臣集侍從臺諫於都省以前所薦員僉謀公議量才授任不必拘以資格若夫內之宰執侍從三衙環尹外之列屯將帥又擇其才望之相上下者儲之以備緩急庶無乏才之歎從之　乙亥資政殿學士魏了翁卒謚文靖賜第宅於蘇州　蒙古主以奇徹（舊作欽察今改）部長[illegible]齊瑪克（舊作八赤蠻今改）負固命皇姪莽賚扣（舊作蒙哥今改）諸王巴圖（舊作拔都今改）征之臨行語之曰聞巴齊瑪克有膽氣蘇布特（舊作速不台今改）亦有膽勇可命爲先鋒蘇布特進戰屢勝擄巴齊瑪克妻子於袞騰吉斯海（舊作寬田吉思海今改）巴齊瑪克遁入海島會大風刮海水去其淺可渡莽賚扣曰此天開道與我也遂進屠其衆擒巴齊瑪克命之跪巴齊瑪克曰我爲一國主豈苟求生且身非駝何以跪人爲乃囚之巴齊瑪克謂守者曰吾之竄入於海與魚何異然終見擒天也今水還期且至軍宜早還莽賚扣聞之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莽賚扣復進圍俄羅斯默齊斯城（舊作斡羅思蔑怯思城今改）破之　夏四月壬辰以保康軍承宣使貴謙爲保康軍節度使武康軍承宣使提舉神祐觀與芮爲武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　校書郎劉漢弼言荊襄制閫當在江陵帝問收復襄陽之策

對曰制使若在江陵則事權重收復尚可圖也帝然之

甲申左司諫曹輔言陛下以方面付三閫而和戰之議私自矛盾憂未艾也史嵩之在淮西用清野之說敵未至而民先罹其禍用撤花之說民欲戰而禁其不得往蓋以和誤國也趙葵在淮東定遠之破近在鄰境六合之破改在屬部葵乃閉城自守不出一兵援之是畏怯以辱國也陳韡在金陵曠日之画天殆少警之議者乃謂敵兵之難當非如盜賊之易制今宜責嵩之以收復襄陽爲江陵捍蔽經理上流爲下流防拓葵則結鄰閫以禦哨騎備舟師以防海道韡則以沿江併領淮西

以安淮東若秋冬可以遏敵乃爲報效帝然之　五月壬申行都大火延燒民廬五十三萬癸酉詔讀臨安府城內外征一月甲戌避正殿減常膳丙子出內庫緡錢二十萬給被焚之家　辛巳詔求直言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冤初進士潘牥對策曰陛下承體先帝歸德匹夫何異爲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爲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又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視士庶人此如一門之內骨肉之間未能親睦是以僮僕疾視鄰里生侮安厚東海之封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語多追咎史彌遠遠彌遠雖死徒

黨尚盛于是侍御史蔣峴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疏劾趣居舍人方大琮正字王邁編修劉克莊等鼓煽異論幷斥牀性同逆賊語涉不順請皆論以漢法自是羣臣無復敢言濟王之冤者監都進奏院史彌鞏上言人偏之變世孰無之陛下友愛之心亦存發見洪荅襲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雲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深有以契聖心耳矧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彌鞏爲彌遠從弟心非彌遠所爲不登彌遠之門者三十年人皆重之旋出提點江東刑獄　樞密院編修官徐鹿卿上疏略曰臣聞不可玩者上天之怒不可忽者人心之疑知所以解人心之疑則可以息天地之怒矣陛下嗣承丕緒十有四年其間災異何所不有三變爲尤大辛卯之災人以爲權臣專擅之應陛下方且念其羽翼之功潛晦陰芘於是天怒不息而警之以喪師失地之變三京之敗人以爲諸臣狂易所致顧乃委曲調護三年始下哀痛之詔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迅雷之威明禋之異人以爲變理者所致陛下雖能逐一宰臣然幷政宿弊大率多仍其故於是天怒不息而鬱攸之警至於再矣火迫於開元陽德之宮獨不之燬

豈非天以彰我寧宗盛德以警動陛下之心乎此衆心之所疑也椒房之親濫邀節鉞之華恩寵先之火亦先之衆心所以重疑也貴親懿戚人頗譏其干請之數火越兩河而徑趨之衆心所以愈疑也今御筆時至於中書宣諭或及於要地事關封駮不免畱中方面置局以行屬託毎有科降椿畱供賞此錢此物歸之誰乎除目未頒已有謂某爲某邸之客某登某人之門既而有脗合者矣除目既下則又曰某出於懿旨之丁寧某出於御札之訓諭雖卑官小職有不能不然者矣伴食故臣生無錙銖之勞沒乃論定策之功潛邸外姻豈不可薄加恩數而參錯於邊方守倅之任臣以爲不窒交通之路則謗不解不杜僥倖之門則謗不解天之所以怒也會方大琮王邁劉克莊以言事黜鹿卿贈以詩言者併劾之出知建昌軍〔攷異〕宋史徐鹿卿傳文有舛互以鹿卿疏論惑嬖寵溺宴私爲辛卯年所上疑未見原疏祇憑疏目又誤據傳聞之詞以爲見稱於眞德秀徐氏後編辨正之是也但後編所繫之官福建安撫使幹辦公事又仍宋史之誤薛氏通鑑伦監簿則鹿卿已由國子監主簿改樞密院編修官矣今參酌書之

六月甲午詔以盛暑錄臨安府繫囚常所不原者俟約法餘隨輕重裁決大理寺三衙門二赤縣亦如之著爲令　丙午詔以新知黃州淮西安撫李壽朋被命已三閱月不即便道之官乃還家安坐秋防在近不知

體國人皆若此緩急何賴可奪三官建昌軍居住　先是蒙古侍臣托驩舊伦脫歡今改請簡天下室女詔下郎律楚材尼之不行蒙古主怒楚材進曰向選女二十有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拔臣恐擾民欲覆奏耳蒙古主良久曰可罷之是月左翼諸部譌言括民女蒙古主怒因括以賜麾下　秋七月己未詔淮西制參李曾伯等各進秩一等以去冬敵兵侵合肥浮光遣援有勞也　八月甲申追封趙汝愚爲福王　癸巳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李宗勉簽書樞密院事　金亾士人多流寓東平宋子貞周給之撰其才者薦於行臺嚴實由是劉肅李昶皆見用掌書記徐世隆亦勸實收養寒素四方之士聞而至故東平一時人材多於他鎮實以濟陰商挺爲諸子師以永年王磐爲諸生師既而迎元好問校試諸生文預選者閻復徐炎李謙孟祺四人後皆知名　耶律楚材言於蒙古主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業儒臣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伦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聽但以不失文義爲中選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東平楊奐等四千三十人免爲奴

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略備
九月壬子刑部侍郎兼侍講李大同言陛下念祖宗
付託之重肆頒御筆令宗司參酌彝典建置內學選育
宗賢臣謂取之屬籍必其家庭之習尚父兄之教詔薰
然有和平之氣藹然有禮義之風師保之官所以養成
其器業必耆德靖重有可象之儀經學通貫有開明之
益若宮嬪之爲保姆內臣之爲承直亦必年齒老成稟
資純厚之人蓋內學之建非王邸講授比當置教官三
四員日輪一人晨入暮出不許無故輟講庶宗賢與正
人居而德性成矣先是帝欲建內小學令選宗子十歲
以下質美者以聞丁巳遂建學置教授二員選宗室子
俾就學戊午太常丞兼金部郎官陳煜言內學教導之
職當重其選帝曰難其人煜奏師儒之官不但講授當
隨事規益養成德器　庚午詔淮東制置使趙葵計度
邊事已措置奏聞　蒙古諸將由八柳渡河入汴城守
臣劉甫置酒大慶殿塔斯曰此故金主所居我人臣也
不敢處此遂宴於甫第　冬十月蒙古宗王昆布哈舊作
口溫不花今改圍兗州史天澤先破其外城攻子城又破之進
次復州南師以舟三千鎖湖面爲柵天澤曰柵破則復
將自潰親執桴鼓督勇士四十人攻之不逾時柵破復

州降進攻壽春天澤獨當一面南師夜出所營天澤手所擊殺無數麾下兵繼至悉擁南師入淮水　昆布哈攻黃州孟珙引師救卻之（攷異）元史伦略地至黃州宋欄請和乃還今從宋史遂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攻焚樓櫓杲隨陷隨補蒙古招敢死士爲巴圖魯攻城以自效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巴圖魯多傷而退蒙古填濠爲二十七埧杲分兵扼埧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伦杲募壯士奪埧路士皆奮躍力戰會池州都統制安豐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兵遂引還文德魁梧勇捍嘗躡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下累功超遷軍職

蒙古兵攻夔府蜀兵陳江之南岸蒙古千戶郝和尚遮驍勇九人乘輕舸先登橫馳陳中既出復入蜀兵大敗

十一月丙辰詔湖南帥臣趙葵以失言臣嘗歷考春秋與歷代志紀日食爲咎食淺者禍淺食深者禍深大要在修德政以弭之乃季冬朔日歷家預言日食將既夫日食猶曰古所有之異也俄然日與金木水火四星俱躔於斗食將既則四星俱見日中見斗此則古之所無之異也斗分屬吾禍福有歸望陛下亟側身修行則

太陽當爲之不虧不則如占者言咎已著明禍必隨應
宗社事重生靈事重可不念哉　丙寅詔權免明年正
旦朝會辛未損膳避朝乙亥大赦　十二月戊寅朝日
有食之　樞密副都承旨兼右司郎官王伯大言今天
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紳
之論莫不交口誦詠謂太平之期可蹻足而待也未幾
而以治亂安危之幾爲言矣又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
直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亾言矣
嗚呼以亾爲言猶知有亾也今也置亾而不言矣人主
之患莫大乎處危亾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亾
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於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
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藉藉而未已也議逸欲之
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爲商紂周幽之主議戚宦近習
之撓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爲恭顯許史武韋仇魚之朝
議姦儁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將有漢黨錮元祐黨籍
之事數者皆犯前世危亾之轍忠臣志士憤激言之陛
下雖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詞飾色而終莫能弭天
下之議言者多聽者厭於是厭轉而爲疑疑增而爲忿
忿極而爲慢則罪言黜諫之意已藏伏於陛下之胸中
而凡迕己者皆可逐之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

一身莫不破崖絶角以阿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閔默而有跋前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戀者則皆攘袂遠引不願立於朝矣陛下試反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保無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見嬖昵之多選擇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則所謂精神之内守血氣之順軌未可也陛下又試於宮闈之内而加省曰凡吾之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言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内降干請數至有司裹言除官每實人口則謂浸潤不行邪徑已窒未可也陛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三省曰凡吾之諸臣得無有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惡直醜正側言敗度者乎徒見剛方峭直之士咎者所進今不知其从柔佞闇茸之徒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則謂舉國皆忠臣聖朝無闕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取舍無非有招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來又復推而不受不知平日之際遇信任者胥爲陛下分此謗乎無也陛下誠能布所失於天下而不必爲之曲護凡人言之所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根盡去孽種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雨之迅則天下之謗自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爲此哉　己亥詔罷天基節上壽　壬寅詔衡州置雄楚軍五百人　丙午出

豐儲倉萬石贍臨安貧民　蒙古耶律楚材薦楊奐爲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奐將行言於楚材曰僕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況河南兵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假以歲月使得撫摩瘡痍以爲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楚材甚善之奐既至以簡易爲治按行境內親閱監務月課有以增額言者奐責之曰剝下欺上汝欲我爲之耶卽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

嘉熙二年　蒙古太宗十年　春正月戊申朝詔侍從臺諫卿監郎官帥臣監司及前宰執侍從舉曉暢兵機通練財計者各二人三衙及諸軍都副統制舉堪充將材者二人以吏部尚書兼給事中余天錫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己未詔淮西被兵日久近令荆湖制置使史嵩之應援黃州淮東制置使趙葵應援安豐俱能命將出師捷書上聞朕深歎可令學士降詔奬諭有功將士姓名令制司等第具上推賞死州信陽二城併當乘勝共圖克復　辛酉以華文閣學士史嵩之爲端明殿學士視執政恩數寶章閣學士趙葵爲刑部尚書制置並如舊孟珙而下遷轉各有差　二月甲申知蘄州張可大伏誅知安慶府李士達除名編管雷州以棄城

宵遁也　丁亥以大理寺少卿朱揚祖爲蒙古押伴使

庚寅以史嵩之爲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南北江西路軍馬　癸巳大宗正丞賈似道言北使將至地界名稱歲例宜有成說又奏裕財之道莫急於去贓吏藝祖治贓吏杖殺朝堂孝宗眞淳刺面今日行之則財自裕　戊戌詔近覽李璮奏知蜀漸次收復然創殘之餘綏靖爲急宜施蕩宥之澤以示憂顧之懷可令學士院降德音淮西被兵近已獲捷亦合一體施行　蒙古使王檝入見議歲幣銀絹各二十萬李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踊奚啻倍蓰矣

史嵩之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扼施澧招集山砦係固江流皆今所當爲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致虛損歲月坐失事功　三月丁未詔安集淮蜀軍民

戊申以將伦監周次說爲蒙古通好使濠州團練使右武衛將軍張勝副之　己未以著伦郎兼權工部郎官李心傳爲祕書少監史館修撰修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國史實錄　辛酉以史嵩之兼督視光蘄黃蘷施州軍馬　夏四月庚寅都省言國計軍需多仰鹽課乾道以來歲額六十五萬有奇自鈔法變而請買稀少

亭戶失業請飭江淮諸司諸屯毋得私買浮鹽令提舉司復亭場委官屬依直收買則利歸公上或以贍軍爲辭當覈實以聞從之　戊戌詔戶部及財用司應折帛沙田酒息鹽袋租穀絲絹錢團田浸官田米未催者悉行拘催歲終較其數而殿最之　傅康言陛下更化之初嘗置局會計財賦當時版曹以合發上供之數置籍應詔今殿最法是也凡州郡之出納則不與知焉請朝廷給降印冊別其窠名頒之漕司下之州郡每季以冊上於朝會萃爲書藏之計簿房命近臣董其事從之　壬申賜進士周坦以下四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　五月辛巳太白晝見　癸未以李鳴復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李宗勉參知政事余天錫簽書樞密院事　甲申喬行簡言兵財二端尤今急務欲以兵事委之鳴復財用委之宗勉楮幣委之天錫凡有利病各務討論有當衆議者容臣參酌然後施行從之　以布衣錢時成忠郎吳如愚講道著書隱居不仕足勸後學時特補迪功郎如愚換授從事郎並充祕閣校勘喬行簡薦之也　六月蒙古築圖蘇湖城伦迎駕殿　蒙古貴近臣譖耶律楚材違制庇逃軍蒙古主怒繫楚材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冠解縛進曰臣備位

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當明示百官罪狀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爲蒙古主曰朕雖爲帝寧無過舉耶乃温言以慰之楚材因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適於時務悉施行之　秋七月甲戌朔以霖雨詔求直言　庚寅釋中外杖以下囚蠲贓賞錢　八月癸亥詔朕親覽中外臣僚封事多有可采後省看詳有切朕躬關時政者節錄奏聞當議行仍與旌賞　蒙古太原路轉運使呂俊副使劉子俊以贓抵罪蒙古主責耶律楚材曰卿言孔子之道可行儒者爲好人何故乃有此輩楚材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欲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見廢於我朝乎蒙古主意乃解　九月壬午熒惑犯權星　蒙古宴羣臣於行宮塔斯大醉蒙古主語侍臣曰塔斯神已逝矣其能久乎逾年果卒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造舟巢湖以侵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鑿兩濠攻

具數倍於攻安豐時杜杲竭力守禦蒙古築垻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卽垻下焚之皆爲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雁翎七層俄礮中垻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水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軍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獎諭有功將士賞賚有差　冬十月己酉戶部尚書趙與懽言暴風淫雨害於粢盛浙江東西室廬漂蕩願下哀痛之詔遣賙卹之使徧行諸道許以便宜施惠從之　丁卯監察御史曹觱言蒙古之興勞聖虜者五年矣聘使往來謂息兵有期秋風未高合淝已受重圍和安在哉願陛下移畏敵者畏天易信和者而信守則天祐人助矣　淮東總領吳潛言宗子時暖部集淮東西流民約十餘萬口團結十七砦內強壯二萬可籍爲兵近調千百人爲合淝之援請與補官從之　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時周敦頤之名未至河朔楊惟中用師於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程顥程頤張載楊時游酢朱熹配食請趙復爲師王粹佐之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十一月己卯戒飭百官　衍聖公孔元措言於蒙古主曰

今禮樂散失燕京南京等處收金太常故臣及禮冊樂器多有存者請降旨收錄蒙古主從之命各路管民官如有收金知禮樂舊人可併其家屬徙赴東平令元揩領之於本路稅課給其食　十二月壬寅朔詔弁淮東西湖廣總所四川茶馬制置司犒賞諸擺鋪兵　丙午光州守臣董世臣伏誅司戶柳貝舉配海外以其棄城降敵也　甲寅兵部郎官范應鈴面對帝問廣中諸郡應鈴云雖不及昏然亦可爲但去天萬里人不守法二十五郡各得一廉太守民自受惠且如宋州卒莫通等叛提刑張踪親往招安通等問是宋州舊守即叩頭出降此太守得人之效帝然之　戊辰詔諸路和糴給時直平糶量毋得科抑申嚴秋苗苛取之禁　起李韶爲禮部侍郎辭不允詔所在州軍護送至闕史嵩之遣人謂韶曰無言濟邸宮媪國本韶不答上疏曰臣生長淳熙初猶及見渡江盛時民生富庶吏治修舉事變少異政歸私門紹定之末元氣索矣端平更化陛下初意豈不甚美國事日壞其人或死或罷莫有爲陛下任其責者考論至是天下事豈非陛下所當自任而力爲乎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誰得

而盜之哉舍此不爲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風嵩之也疏出嵩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時人與杜範稱爲李杜　蒙古諸勳貴以嚴實久鎮東平議裂其地爲十分封勳貴各私其人與有司無相關先是實遣奏差官王玉汝至京師適聞其議慨然曰若是則嚴公事業存者無幾矣夜靜哭於耶律楚材帳後明日召問其故曰王汝爲嚴公之使今嚴公之地分裂而不能救無面目還報將死此荒寒之野是以哭耳楚材使詰蒙古主前陳訴玉汝進言曰嚴實以三十萬戶歸朝廷崎嶇兵閒三棄其家卒無異志景與迎降者同今裂其土地析其人民非所以旌有功也蒙古主嘉玉汝忠款且以其言爲直由是地得不分

嘉熙三年　蒙古太宗十一年　春正月癸酉以喬行簡爲少傅平章軍國重事進封溫國公李宗勉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兩淮四川京湖軍馬余天錫參知政事吏部尚書兼給事中游侶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丙戌詔曰朕臨御十有六載願治徒勤責成二三大臣課效猶邈法元祐尊大老之典特詔重事於平章遵紹興並二相之規蓋欲相應於表裏毋狃舊習毋玩細娛　戊戌詔四川連年擾攘州

縣闕官其赴銓人年二十已上者免試發還漕司簾引放行注授一次　蒙古主素嗜酒晚歲尤甚耶律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蘗能腐物鐵尚如此況五臟乎蒙古主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能若此乎賞以金帛救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　蒙古富人劉廷玉等以銀一百四十萬撲買天下課稅耶律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爲害甚大奏罷之楚材嘗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　二月壬寅以余天錫兼同知樞密院事　丙午以史嵩之依舊兼都督江西湖南軍馬　癸丑詔朕比命相臣往開督府兩淮西蜀相距迢遥要須脈絡貫通易於運掉其諸制閫監司帥守戎帥等宜皆同心協力毋徇己私　丁卯以史嵩之都督江淮京湖四川軍馬　三月癸未由豐儲倉米二十萬石賑糶臨安貧民　壬辰決中外繫囚　癸巳雨雹甲午遞正殿損常膳令中外臣僚講求闕政　孟珙與蒙古三戰遂復信陽軍及樊城襄陽尋又復光化軍息蔡亦降珙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軍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

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攷異）元史太宗紀八年丙申冬襄陽府來附以游顯領襄陽樊城事十年戊戌襄陽別將劉義叛執游顯等降宋宋兵復取襄樊十一年己亥七月游顯自宋逃歸按戊戌爲嘉熙二年而宋史孟珙傳繫三年正月亦不載劉義叛降事今從之　夏四月庚子朝再涉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　辛丑知臨安府趙與懃言潮齧江岸近諭改伧石隄乞備材石役軍兵庶可修築帝曰卿宜更留意尋詔覽所圖江面坍損尤多可劄下兩司募人夫併力修築責以限期嚴立賞罰如王延世之法疾速施行毋

褻弛慢　以不雨復詔州縣賑流民涉繫囚蠲賦賞錢　庚戌以雨未通濟復詔涉中外繫囚原減有差　庚申詔流民襄舍令逐路漕司常平司下州縣多方存卹其經戰陳處有遺骸能掩藏者量與給賜仍核其實以聞　丁丑帝問蜀事聞四月哨騎未已宰執言所傳果如此夔門重地尤當加意又言戰功冒濫有一年喝轉八九官者人多假此忝躐科第請照會游侶之請應軍功補官人須令依舊從軍帝然之　庚辰以久不雨再涉中外繫囚　丙戌吏部郎中侯子震進對詔蠲端平三年民畸零租　五月己亥朔詔以江潮爲沴命趙與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巻』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專任修築塘岸以防衝決仍令兩浙運副曾穎秀極力協助　六月庚子以崔與之力辭相位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　蒙古兵攻重慶丙寅詔曰秋防將近邊警日聞旣旣命宰臣以督師正藉諸閫之叶濟所宏一乃心力同應事機四川急則荆閫援之和濡急則江閫援之眞泰急則淮閫援之務要脈絡貫通毋或秦越相視　秋七月戊辰詢命諸路提舉常平司下所部州縣捕蝗　庚寅詔戶部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諸路轉運司察其違者劾之　蒙古以山東諸路災免其稅糧　八月戊戌以潮患告于天地宗廟社稷宮觀　以游侶爲參知政事禮部尚書許應龍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諫議大夫林咯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辛卯以楮輕詔戶部下諸路州軍應稅賦征權其一半見錢聽民間以全會折納嚴戢欺抑等弊監司御史臺察其違者劾之　九月己卯朝獻景靈宮庚辰朝饗太廟辛巳大饗于明堂大赦戊子詔川廣監司以十一月按部理囚徒　辛卯以江湖浙東建劍汀郤旱傷詔諸路提舉常平司覈所部州縣常平義倉之儲以備賑濟仍救制總司今後毋輒移用違者坐之從左司諫徐榮叟請也　陳韓斬殿司崔

福以其不從本司調遣也初福從趙葵收李全有功名重江淮時論以良將難得而輦以私忿殺之　冬十月庚申許應龍林略罷　詔出封椿庫祠牒三百道下江東憲司賑饒信南康三郡旱傷之民　十一月丙子以兵部尚書范鍾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戊寅給諸軍薪炭錢出戍者倍之　十二月己未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薨贈少師封南海郡公謚清獻　孟珙謀知蒙古塔爾海等帥眾號八十萬南下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僅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珖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援增兵守歸州臨口萬戶谷及蒙古至珙密遣諸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知峽州帥兵迎拒於歸州大垭砦勝之遂復夔州　初耶律楚材定蒙古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十萬兩至是回回部人溫都爾哈瑪爾（舊作伦奧都剌合蠻今改）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兩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反復爭論聲色俱厲言與涕俱蒙古主曰爾欲爲百姓哭

耶姑令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賜進士及第吏部尚書兼都經略使都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提督三等軽車都尉畢沅纂

宋紀一百七十　起上章困敦正月盡昭陽單閼八月凡二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嘉熙四年　蒙古太宗十二年　春正月辛未彗星出於營室　蒙古以温都爾哈瑪爾充提領諸路課税所官　蒙古皇子庫裕克　舊作貴由今改　平西域未下諸部　庚辰下罪己詔曰朕德不類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羣生之和變異頻仍咎證彰灼夙夜祇懼不遑寧康乃正月辛未有流

星見于營室太史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譴告匪虛萬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痛自克責豈聲利未遠而讒諛乘間與舉鐕未公而賢否雜進與賞罰失當而眞僞無別與抑牧守非良而獄犴多興與封人弛[illegible]而暴客肆志與道殣相望而流離無歸與四方多警而朕不悟羣黎有苦而朕不知謫見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減常膳以示側身修行之意　臨安大饑饑者奪食於路市中殺人以賣隱處掠賣人以徼利日未晡路無行人　蒙古遣萬戶張柔等分道南下　二月丙申朔詔禮部貢舉其務崇長學殖嚅嚌道眞　戊戌詔求直言大赦　癸卯進知漣水軍蕭均官一等以其修舉郡政葺治城壁故也　甲辰詔史嵩之赴行在奏事　戊申詔督府制置司沿江南北郡舉行便安流民之政　癸丑臨安府守臣言獄空詔獎之　蒙古安篤爾窺萬州蜀帥遣舟師數百艘遡流迎戰安篤爾順流率勁兵乘巨筏浮草舟於其間弓弩雨射蜀兵不能敵敗績於夔門　以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孟珙爲四川宣撫使　三月壬辰詔邊塵未靖備禦方嚴必藉人才相與叶濟內而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外而監司帥守舉文武之臣曉暢兵機練習邊事才略卓然可用者各二人

或陸沈常調或負累家居亟以名聞以待擢用　右正言郭磊卿除起居舍人監察御史謝方叔除宗正少卿以論史嵩之故也　壬辰史嵩之入國門癸巳嵩之奏事　夏四月己亥敘復鄭損原官尋以直舍人院程公許言損撤關外五州重屯移之內郡則丁酉蜀禍損實爲之使損官可復不知千億萬之赤子死者可復生乎乃詔收成命　壬寅前漢川路運判吳申入奏抗言蜀事帝感惻久之帝曰蜀從前亦委寄非人申言棄邊郡不守鄭損也啓潰卒爲亂桂如淵也忘忠勇而不救趙彥吶也今彭大雅又險譎變詭大費防閑安進孟珙於夔門以東南之力助之夔猶足以自立帝是之　癸卯特轉史嵩之官三等令歸班　甲辰監察御史王萬除大理少卿以嘗論史嵩之故也　詔祖宗盛時宰執有輪日當筆者今二相並命合倣舊規而平章總提其綱應軍國重事參酌施行其三省樞密印並令平章掌之

辛卯以紹興府薦饑蠲今年夏稅　先是蒙古主命衍聖公孔元措訪求知禮樂舊人元措奉命至燕京得金掌樂許政掌禮王節及樂工瞿剛等九十二人是月始命製登歌樂肄習於曲阜宣聖廟　蒙古復使王檝來檝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遣使歸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樞於蒙古　六月辛丑初置國用房　命近臣禱雨於天地宗廟社稷宮觀　壬子錄行在繫囚　江浙福建旱蝗詔曰亢陽爲害日事禱祈邊無報應且聞飛蝗爲孽朕心惕然自七月一日避正殿減常膳應中外臣僚越許直言朝廷闕失　知寧國府杜範召還都首言旱曦薦臻人無粒食椿券猥輕物價騰踊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剽掠成風是內憂已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鬬中原聲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堧驅場之臣肆爲欺蔽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恃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彗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乎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于干戈死于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道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蓋自曩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欲爲以致紀綱陵遲風俗頹靡軍政不修邊備廢弛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釀成之如養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爲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敗壞汙穢殆有

甚焉自是聖意皇惑莫知所倚方且不以彼爲讐而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觝而怨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持此一念振起傾頹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祇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庭狎褻之際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於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皆足以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範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　秋七月甲子山封椿庫緡錢二十萬貫賑臨安貧民　杜範復上疏曰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斗粟一千其增未已富戶淪落十室九空此又昔之所無也甚而闔門饑死相率投江里巷聚首以議執政軍伍誶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師眾大之區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欲歸無所奄奄待盡使遍塵不起尚可苟活萬一敵騎衝突彼必奔逆南來或相攜從敵因爲之鄉導巴蜀之覆轍可鑒也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遑然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嬉燮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逐女寵請謁未聞

有所屏絕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輒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綱紀蕩廢而不存陛下盍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各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範旋授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　乙丑下詔罪已復求直言詔中外決繫囚杖以下釋之仍蠲贓賞錢　癸酉主管官告院方來進對言及諸閫官販帝曰諸司欲之來曰正不當如此因及科降事帝曰不如明與之錢來曰正要明白諸司但說能措置爲朝廷備邊不願科降世豈有是理徒使不廉者得以罔利耳帝然之　戊寅以岳珂權戶部尚書淮南江浙荆湖制置茶鹽使　庚寅詔秋成在望雨澤愆期令諸道憲臣按部將番異駁勘之獄酌情決遣以聞其失當官吏特免推結　八月壬辰詔諸路苗米毋得多量斛面及過數增收　九月壬戌朔沂王夫人全氏薨輟視朝五日禮部太常寺議宜用孝宗爲皇伯母秀王夫人張氏舉哀成服故事詔從之　癸亥以喬行簡爲少師醴泉觀使進封魯國公　乙丑詔知招信軍余玠進官三等以邊報敵造船于汴玠提師泝淮入河連獲捷故也　丙戌都省言比奉御筆

楮幣折閱多由於守令不職今撙置十八界會子收換
十六界將十七界以五準十八界一券行用如民間輒
行減落或官司自有違戾許經臺省越訴必寘于罰帝
從之　冬十月辛卯朔內侍陳洵諒卒贈昭慶軍節度
使　癸巳詔以明年正月一日爲淳祐元年　丙申詔
平江嘉興府安吉州禁販米下海其販至臨安府者毋
得遏糴壽詔與權提領其事應浙東州縣併許浦金山
水軍一體遵守違者權聽按刺　丁酉詔曰朕惟我朝
以仁厚待士大夫惟於贓吏罰未嘗少貸比歲以來貪
濁成風椎剝滋甚民窮而溪壑不饜國匱而囊橐自豐
今茲新楮之行未必不爲罔利之地其令臺諫監司常
切覺察　十一月癸酉詔荆鄂都統制張順以私錢招
襄漢潰卒創忠義虎翼兩軍及援安慶池州功特與官
兩轉　十二月蒙古主以西域諸部俱下詔皇子庫裕
克班師　蒙古千戶郝和尚以善戰名屢從征伐略地
潼陝攻襄漢下興元入蜀俱有功入覲於帳殿蒙古主
命解衣數其瘡痕二十一嘉其勞進拜宣德西京太原
平陽延安五路萬戶　丙辰地震己未詔曰地道貴靜
動則生變豈朕不德而致與今民生不遂邊戍未休變
不虛生必有其證爾令中外臣寮各上封章凡朕躬之

闕失朝政之愆違極言無隱將見之施行以爲消弭之道　蒙古赦州縣失盜不獲者以官物償之國初令民代償民多亾命至是罷之　閏月乙丑宰執乞罷政不許　詔賞京湖將士有差以制司奏去冬敵由忠萬透渡南岸守蝦而捷故也　丙寅右丞相致仕李宗勉薨宗勉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藥聞讜言贈少師謚文清　以游侶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范鍾參知政事權吏部尚書徐榮叟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乙亥詔民間賦輸舊用錢會中半者其會半以十八界直納半以十八界紐納詔淮東西京湖沿江制置使副並兼本路屯田使　壬午閱軍頭司武技　蒙古東平萬戶嚴實卒遠近悲悼野哭巷祭旬月不已子忠濟嗣　蒙古官民貸回鶻金償官者歲加倍名羊羔息其害爲甚是歲詔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命凡假貸歲久惟子母相侔而止著爲令又籍諸王大臣所俘男女爲民

淳祐元年　蒙古太宗十三年　春正月庚寅朔詔求將才　甲辰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絶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中庸大

學語孟之書本末洞澈孔子之道盍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其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奬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之廟庭合與削去于正人心息邪說關係不少詔黜之　戊申車駕幸太學大成殿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觱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各進秩一等諸生推恩賜帛有差併以紹定三年御製伏羲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　蒙古東平萬戶嚴忠濟請以千戶張晉亨權知東平府事東平貢賦

率倍他道迎送供億簿書獄訟日不暇給晉亨居官七年吏畏而民安之　二月辛酉蒙古主疾甚醫言脈已絕第六皇后尼瑪察舊作乃馬眞今改氏不知所爲召耶律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卽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蒙古主少蘇因入奏蒙古主已不能言首肯之赦下是夜醫者候脈復生翌日而瘳　甲子詔忠順軍副統制孫棟陞都統制仍賜金帶賞重慶之功也其餘將士第賞有差　庚午給事中錢相繳大中大夫致仕易祓贈官之命以其草蘇師旦節

鈸之麻也　詔以孟珙爲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夔路制置大使兼本路屯田大使峽州置司　己亥詔宰臣具慶前此竿問史嵩之父彌忠年逾八十可除端明殿學士仍致仕母孫氏封魏國夫人令赴行在就養　壬子喬行簡薨輟視朝謚文惠（攷異）宋史喬行簡本傳云行簡歷練老成器識閎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況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宋史全文云行簡柱相位專以商販爲急務淮台鹽商數百爲羣有士子爲詩曰知君果是調羹手傳說當年無許多二書所載優劣互異今略之　丁亥詔權禮部尚書高定子修四朝國史寧宗實錄　三月乙巳新知廬州呂文德朝辭帝曰近淮西諸軍冒濫虛名甚多惟游擊三萬尤甚須當揀選已酉同知樞密院事趙以夫罷知建寧府　蒙古以劉嶷爲都總管萬戶統西京河東陝西諸軍疑入覲蒙古主慰勞厚賜之尋命巡撫天下察民利病應州郭志全反脅從註誤者五百餘人有司議盡戮之嶷止誅其爲首者數人餘悉從輕典　蒙古以劉敏行省事於燕京　夏四月丙寅吏部侍郎杜範等請省試考到取應宗子第一名崇袍附正奏名廷試從之　庚午以經筵進讀仁皇訓典終篇講修注官各進一秩　辛未詔沂王榮王合遵典故襲封壽以與芮嗣榮王仍赴朝參貴謙嗣沂王　辛巳以知澧州賈似道爲太府少卿湖廣

總領財賦　五月庚寅嗣秀王師彌晉太保　己亥詔沿江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別之傑任責邊防緩急假便宜　甲辰詔與芮當日親端士習意問學昨已增置教授合更添一員擇清修直諒之士輪日講授朝夕規正徹章推恩餘依諸邸體例行　甲辰行祕書郎梅杞言內降或夤緣可得帝曰亦是有例者杞曰咎我仁祖手詔謂背理覬恩負罪希貸求內降者中書樞密院執奏毋得行此仁祖仁中勇也願陛下以爲法帝曰正欲法此　戊申賜進士徐儼夫以下三百六十七人及第出身　六月丙寅以旱蝗錄行在繫囚　丁丑詔喬幼

聞追三官送撫州居住以茂國憲存留新楮轉易取贏也　戊寅詔曰朕曩出親札申嚴贓吏之禁逾半歲矣然諸路監司有務大體而不問者有摭細故以塞責者其申飭諸路監司郡縣其有貪殘掊剋者廉其實迹悉以名聞朕將重寘于罰監司庸懦不能舉職臺諫彈劾聞奏　秋七月甲辰以知婺州趙與懃常州宋慈江陰軍尹煥廣德軍康植濟羅有勞各進一秩　庚戌詔以宗學博士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日赴榮邸講授　乙卯詔自今宰執臺諫侍從不許發私書求舉削諸路監司帥守宏體國薦賢毋徇權要　八月丁巳

詔求遺書　己巳詔玉牒所國史實錄院長官會稡史稿刪潤歸一祕書省長官點對日歷會要竝期以十一月終成書　徽州火削守臣鄭崇官一秩　甲申詔馬軍司選子弟強壯者一百人補雲衞龍衞武衞三指揮闕額　蒙古伐高麗高麗屢敗乃復入貢請平蒙古主令其王暾入朝當罷兵暾乃以其族子綧爲質于蒙古　冬十月己卯詔提舉司毋得以常平折變侵移其義倉令項椿收仍措置上於尚書省　蒙古兵圍安豐己亥淮東提刑余玠以舟師戰卻之　蒙古以伊囉斡齊（舊作牙剌瓦赤今改）行省事於燕京同劉敏主管漢民公事以姚樞爲郎中伊囉斡齊唯事貨賂分及於樞樞拒絕之因解職去隱蘇門山初蒙古主賜敏詔曰卿之所行有司不得與聞至是伊囉斡齊恥不得自專俾所屬誣敏以流言敏出手詔示之乃已蒙古主聞之遣使詰問得實罷伊囉斡齊仍令敏獨任　十一月丁亥蒙古主將出獵耶律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爲樂出田四日庚寅還至烏特古呼蘭（舊作鈋鐵鋍胡蘭今改）山溫都爾哈瑪爾進酒蒙古主懽飲極夜乃罷翌日辛卯殂於行殿年五十六（攷異元史蘇布特傳作壬寅太宗崩案太宗殂於十三年乃辛丑非壬寅也今從紀）葬起輦谷廟號太宗謚英文皇帝太

宗性寬恕量時度力舉無過事境內富庶旅不齎糧時稱治平初有旨以孫實勒們（舊作失列門今改）爲嗣實勒們太宗第四子庫春之子也至是皇后尼瑪察氏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　蒙古塔爾海部汪世顯復入蜀進圍成都制置使陳隆之固守彌旬誓與成都存亡部將田世顯（攷異）元史作田顯今從宋史潛送款於蒙古夜開北門納蒙古兵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招守將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則死爾勿降也遂見殺城中出兵三千戰敗夔夜驅火牛突圍出奔漢州遂爲蒙古所屠　己酉詔內地州縣官闕以見任官兼毋得以待次及白帖人攝職　十二月丙寅太學博士劉應起言大有爲之君常使近倖畏宰相今宰相畏近倖使宰相畏臺諫今臺諫畏宰相願陛下官府事一以付之中書而言官勿專用大臣所引則權一歸于公上矣帝然之　丁卯觀文殿學士致仕余天錫卒贈太師謚忠惠帝之得立天錫實始其事故恩禮爲優　丁丑左司諫方來言岳珂比已罷斥乃卜居吳門蔑棄君命監察御史謝公旦又言珂創增鹽額國課益虧況伦俑言利請重鐫削詔更鐫一秩　侍御史金淵言彭大

雅會黷殘忍蜀人銜怨罪大罰輕詔除名贛州居住
蒙古東平萬戶嚴忠濟請以宋子貞參議東平路事兼
提舉太常禮樂從之時經歷商挺亦勸忠濟興學養士
忠濟尤敬子貞聽其言子貞伦新廟學延前進士康曄
及王磐爲教官招致生徒幾百人出粟贍之俾習經義
每季程試必親臨之齊魯儒風爲之一變　蒙古伊埒
默色舊伦月里麻思今改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伊埒默色曰
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詭倘遇變當死焉毋辱君
命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死生頃
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汝貸伊埒默色
慷慨誓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
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淳祐一年蒙古太宗皇后稱制元年春正月丙申朔詔省刑薄征
戊戌右丞相史嵩之等進呈四朝史嵩之改校勘官高
斯得所草寧宗紀於濟王及帝潛邸事妄加毀譽斯得
等爭之不能得李心傳藏斯得所草題其末曰前史官
高斯得摭而已（攷異）高斯得恥堂集屢言修史事然其
所草寧宗紀原稾今莫可攷兩朝綱目
備要宋史全文皆以當日國史爲憑備要云皇姪卽州
防禦使貴誠德譽日聞上屬意久之嘉定十七年閏八
月王辰詔宰執入禁中趣定大計丙申詔曰皇姪卽州
防禦使貴誠沂靖惠王之子亦朕之猶子也聰明天賦
學問日新朕意所屬俾立焉濮長之思葢欲爲異日無
窮之計也全文云嘉定十五年以上爲卽州防禦使上

性凝重寡言潔修好學坐必正席屹然山嶽朝參矩度有常見者斂容濟國公竑失德彌彰寧宗意不懌每上入朝寧宗諦視良久曲則目送之蓋已屬意於上矣嘉定十七年寧宗歷言竑傲誕淫褻數事聞八月丁酉詔立貴誠爲皇子此蓋即嵩之妄加毀譽欲以掩彌遠擅廢立之迹也然萬世公論具在其可欺乎嵩之等又進孝宗經武要略寧宗玉牒日歷會要實錄皇帝玉牒　庚戌上淳祐重修敕令格式申明詔吏嵩之等進秩有差　壬戌別之傑入覲帝問邊境曾無加備之傑言當修復壽春又言上流之勢全在於蜀帝又問金陵兵糧及居巢屯兵幾何之傑言金陵見屯三萬錢糧僅給居巢所係甚重見屯不過三千過秋增戍至二萬方足用帝竝然之　甲子軍器監兼尚書左郎官范應

斡進對言宗社大計舉嘉祐紹興事帝曰兩朝自有典故非不知之但難得其人應斡言與賢與子天實爲之天若祐宋必有其人以俟采擇　以游侶爲資政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請也　蒙古后稱制崇信姦回庶政多紊溫都爾哈瑪爾以貨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耶律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危之　二月甲戌以范鍾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徐榮叟參知政事趙葵賜進士出身同知樞密院事別之傑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放宋史本紀以游侶之罷范鍾等之除授統繫於二月甲戌今從全文分書之）　己卯權兵部侍郎淮

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李曾伯朝辭言今若主必守之規宜諭大臣明示意嚮帝曰當爲必守之規趙葵久任淮東且有規畫曾伯曰敢不循其成規　三月戊子詔沿江兩淮脣齒相依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聽沿江制置司節制　丙申詔刑部戒飭諸道帥閫遍戒司今後州縣官犯罪毋加杖責　癸卯經筵進讀孝宗聖政終篇講讀修注說書官各進一秩餘補轉賞犒有差侍御史兼侍講金淵言請明諭宰輔近臣謹選宗姓之賢德參稽仁宗孝宗之典故次第舉行　夏四月癸亥倉部郎官趙希璧言罷自易帥之外未有他策帝曰今日捄蜀爲急朕與二三大臣無一日不議蜀事孟珙亦欲竭力向前希璧曰當擇威望素著之人當夔峽要害建一大閫帝曰重慶城堅恐自可守希璧曰重慶在夔峽之上敵若長驅南下雖城堅如鐵何捄東南之危帝然之　詔明堂大禮惟祀神儀物諸軍賞給依舊制外其乘輿服御中外大費並從省約　丙子考功郎劉漢弼言吏部考功條法十六事帝曰當付外施行　五月甲午知梧州趙時學陛辭言災珎守蜀三關今胥失之固宜成都難守帝曰嘉定可守否時學曰若論形勢當守重慶帝曰若守重慶成都一路優虛時學曰重慶亦

重地可以上接利閬下應歸峽已亥淮東安撫制置副使余玠入奏言事無大小須是務實又言方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則指之爲粗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爲一勿令偏重偏則必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蒙古兵破遂寧瀘州乙巳郎官龔基先入對言上流事帝曰上流可憂基先言施夔國之門戶蕩無關防扞卫所係豈可不慮帝曰屯田今歲如何基先曰屯田有名無實牛種既貴軍耕又惰所收不償所費丁未右正言劉晉之言蜀禍五六年開歷三四制臣無地屯駐獨彭大雅城渝爲蜀根本不然蜀事去矣今宜于重慶立閫庶可運掉諸戎願早定至計料簡遣臣俾往經理則蜀可爲也　戊申知建寧府吳潛奪職以臺諫論之也

己酉以趙葵爲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六月壬子朔徐榮叟乞歸田里從之　甲寅倉部郎官李鏞請廣求備禦之方帝曰去歲蜀事大壞今當如何鏞曰陳隆之因成都城故基增築未爲非是第功力苟且識者逆知其難守臣嘗問其方略但云誓與城扞卫而已未幾爲田世顯所賣城門夜開隆之奔焉　以余玠權工部侍郎四川宣諭使應事干機速許

同制臣公共掇置先行後奏詔四川官吏軍民等悉
條陳大計以聞　以久雨詔決中外繫囚　癸亥參知
政事徐榮叟罷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丙寅
錄行在繫囚　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
事翰林學士知制誥高定子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權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杜範爲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
悉抗言無隱情史嵩之外事寬容心實忌之　戊寅詔
淮西制置大使司出十七界楮幣十萬米二萬斛令安
豐軍修武備　是月積雨浙西大水　秋七月丙申余
玠陛辭言外攘本於內修帝曰今日之事不必問敵還
衰與不衰但自靠實理會治內規摹玠曰聖諭及此宗
社生靈之福帝曰卿前所言靠實工夫玩之有味此去
必能見之行事卿宜務忠實以革欺誕施威信以戢潰
叛廣惠愛以撫流移當爲四蜀經久之謀勿爲一時支
吾之計　是月常潤建康大水兩淮尤甚　蒙古萬戶
張柔自五河口渡淮攻揚滁和蕭淮東忠勇軍統領王
溫等二十四人戰于天長縣東皆沒　八月辛亥朔詔
戶部申嚴州縣增收苗米斛面之弊　丁巳以祕書省
正字陳南一國子正胡良並兼內學小教授　辛酉進

知夔州趙武官二秩將佐王信等各轉一資酬夔城版築之勞也　丁卯詔出封椿庫十七界楮幣十萬賑紹興處婺水澇之民　丁丑殿中侍御史濮斗南言浙四郡民生蕩析乞撫集流離蠲減秋賦從之　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癸未詔進納入官犯贓人永不許注授　辛卯大饗于明堂大赦　丙申詔六曹館學寺監院轄倉庫務場官長官將所管錢穀貨幣器用圖書覈實載籍上之于朝副在有司長闕則次官任責遷擢報罷並如外官交承例聯銜申省仍令御史臺覺察　冬十月癸丑敕令所言臣寮世賞不許奏異姓著爲令甲寅

進史嵩之永國公　蒙古攻通州守臣杜霆載其私帑渡江遁乙丑城破蒙古屠其民　十一月辛卯詔諭兩淮節制李曾伯無以通州被兵之故不安厥職其督勵諸將勉圖後效　甲申詔軍功補授人願就鄉舉者聽　辛卯詔實錄院修孝宗光宗寧宗御集　戊戌雷　己亥日南至雷電交作詔遊殿減膳　癸卯詔決中外繫囚　甲辰先給諸軍雪寒錢出戍者倍之　乙巳蠲三衙大理寺臨安府及屬縣點檢贍軍犒賞酒所贓賞錢　丁未詔曰比者陰陽失和冬令常燠日至之日雷乃發聲朕甚懼焉內而卿士師尹外而牧監伍參其各

罷忠嘉無有所隱輔臣不逮　十二月己未詔杜霆追毀出身文字羈管南雄州以通州士庶訴其誤民棄土之罪也　辛酉以儒林郎鍾宏辭除太學博士乞致仕養母詔特改京官秩奉祠以獎孝行　癸亥蒙古兵連攻敘州帳前都統楊大全戰死　丙寅以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孟珙爲四川安撫使兼知夔州同知樞密院事別之傑爲資政殿大學士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趙葵福建安撫使兼知福州資政殿學士趙與懽知溫州權工部侍郎四川宣諭使余玠權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

丁卯詔余玠任責全蜀應軍行調度權許便宜施行　庚午詔以許浦水軍都統制劉虎爲和州防禦使旌五河捍禦之勞也

淳祐二年（蒙古太宗皇后稱制二年）春正月戊寅朔高定子兼參知政事　癸未起居郎兼祕書監項容孫言迺者求言詔如建隆故事集官參詳書于方策關君德者上之禁中關時政者寘之都省關民事者頒之郡國詔類送後省看詳　癸巳以湖南安撫司奏東安寇平永州通判鄧均進一秩餘官補轉贈邵及官其子各有差　甲午詔嗣榮王與芮恩數視嗣秀王師彌　丙午以呂文德爲

福州觀察使侍衞馬軍副都指揮使總統兩淮軍馬蒙古張柔分遣部下將十人屯田于襄城　二月己酉詔淮西提舉制置司參謀官趙希靜淮西總管聶斌等各進一秩以淮東西制置司言其兩淮戰守之勞也甲子詔進安豐軍守臣王福二秩廬州路鈐吳仁等一秩旌修築城壁之勞也　三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蒙古兵破資州　庚寅同簽書樞密院事杜範乞歸田里詔不許　丁酉詔進池州都統制何舜臣一秩旌部領舟師策應通泰之勞也　辛丑詔知招信軍趙東奪二秩罷以淮東制司言其撫馭失宜也　蒙古入蜀注世顯之功居多至是皇子庫端承制拜世顯便宜總帥統秦鞏等二十餘軍州事尋卒子德臣代爲總帥將兵從入蜀　夏四月癸丑以閤門宣贊舍人兼淮西路鈐王杰閤門祗候前江東路鈐李季實往馬帥王鑑軍前議事遇敵戰死贈官有差仍各官其二子　乙卯詔進嘉定守臣程立之一官以成都提刑宇文峒言其守城之勞也　丁巳詔以經筵進講尚書終篇講讀說書修注官各進一秩　甲戌殿中侍御史項容孫言知嚴州李彌高趙與汶侵取酒息獨衞湜一無所私有旨獎廉黜貪今日先務彌高與汶各奪官二秩湜進職二等　甲

申以御前軍器所隸于軍器監一丙戌詔贈閤門宣贊舍人楊大全武節大夫眉州防禦使仍官其二子以四川制司言其力戰而死也五月蒙古耶律楚材奏癸亥犯房當有驚擾然訖無事居無何用兵事起皇后遂令授甲選心腹臣至欲西遷以避之楚材進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也後數日乃定一蒙古后信任溫都爾哈瑪爾付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行之耶律楚材諫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俄有旨凡溫都爾哈瑪爾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辨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二十餘年無負於國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勳深敬憚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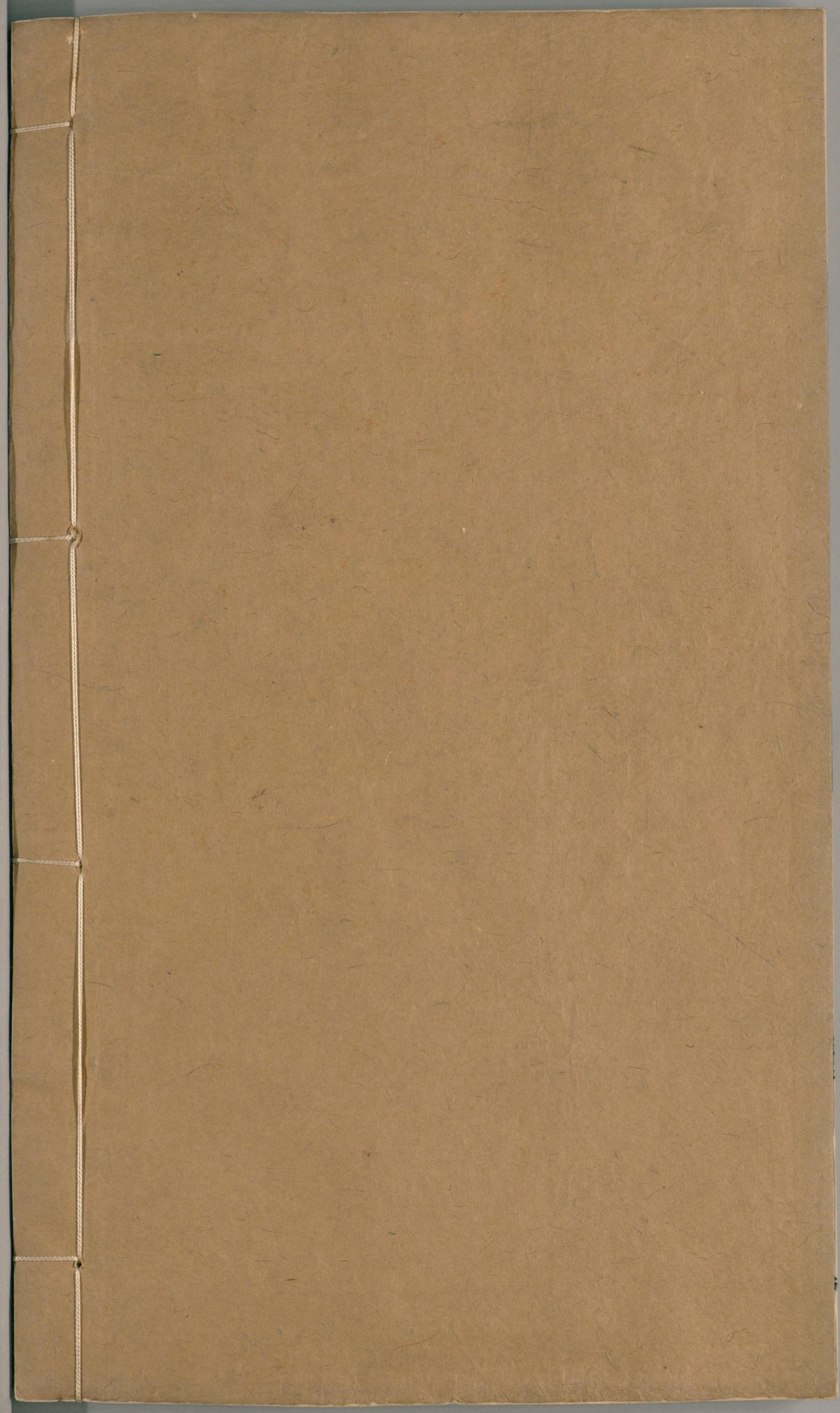
六月庚戌大理少卿蔡仲龍言勑建小學須早爲權宜之計以係天下之心又言本朝用刑平恕而未享繼嗣之慶意宦官太多仁宗嘉祐中詔內臣權罷進養子宜取法行之　戊午資政殿學士知溫州趙與懽請廢併諸寨增置鎮海寨兵以備倉猝從之　戊辰太白晝見　庚午大理寺鞫前嘉定知縣旨枹尉趙與穻等贓

狀獄成旨抱與芬除名勒停抱一千里羈管與芬五百
里居住　甲戌錄行枉繫囚　令知濠州兼淮西提刑
徐敬子經理亳州　秋七月甲申詔進無爲軍守臣戴
埴一秩以沿江制置使杜杲言其守邊固圉之功也
四川制置司言蒙古攻大安軍忠義副總管楊世安守
魚孔隘孤壘不降有特立之操可任邊防詔以世安就
知大安軍　癸巳詔摘京湖沿江制司兵置戍司策應
軍屯京口　八月辛亥詔戶部申嚴州縣納苗多取之
禁　戊午令福建安撫司照沿海例團結福泉漳興化
民船以備分番遣戍從帥臣項寅孫請也癸亥以寅孫

言併福州延祥荻蘆二寨置武濟水軍摘本州廂禁習
水者補充凡二千五百人　壬午詔申嚴郡縣社倉科
配之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續資治通鑑220卷』　請求記号 222.01-H588z2

ガラス使用